

圆桌对话会

“白马奖”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突破之道——

从“欲望满足”到“意义追寻”

编者按:当前网络文学的创作生态呈现出新的面貌,精品化已成为行业共识,现实题材成为关注焦点,同时,传统热门题材也在叙事深度与人文关怀上实现了创新突破。然而,部分作品情节套路化、内容同质化以及“伪现实”等创作瓶颈依然存在。前段时间,第二届新时代网络文学“白马奖”推出5部年度大奖作品及新人榜、改编榜和海外传播榜等系列榜单。今天,本报邀请三位嘉宾,结合本届“白马奖”的获奖作品,共同探讨网络文学未来的破题与提升路径。

Q1 夏烈:各位好!从2025年和2024年的“白马奖”获奖作品来看,现实题材的崛起非常明显。各位如何评析这一趋势以及2025年获奖的现实题材佳作?这对当下网文创作总体意味着什么?

许苗苗:现实题材中文写作在互联网出现时就已经诞生,是自发的网络写作中历史最长久,触达人群最广泛的一类。20世纪90年代初北美互联网的留学生小说、新世纪到来前BBS上的闲聊式写作、我国第一个文学网站“榕树下”挖掘出的大批文学作品,都以现实题材为主。商业化的文学网站主推通俗类型小说,带动了幻想网文的繁荣。但在博客、长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自发的现实写作却从未缺席,并在出版或改编为影视剧后成功引发全社会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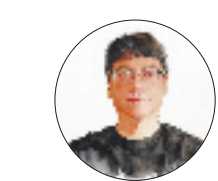
近年来,职业化网络文学竞争愈发激烈,起初新鲜的玄幻类作品市场日趋饱和,而现实题材作品却稳扎稳打。两届“白马奖”现实题材获奖作品涵盖了强国、非遗、行业、美好生活等类型。第一届的《生命之巔》《一路奔北》《金牌学徒》通过医护人员、科研工作、技术工人等的故事展现出各行业魅力,第二届的《飞流之上》《奔腾》依然发挥网络小说讲故事的强项,前者聚焦传统文化传承,后者联系改革开放下城乡变迁,将大时代与小人物命运紧密结合,赋予开闢的时代主题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禹建湘:一批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获得“白马奖”,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现实题材的走强,标志着网络文学正加速从满足“娱乐消遣”的亚文化产品,转变为承担记录时代、反映社会功能的新大众文艺作品。

网文的“爽感”也在升级,从单纯的“逆袭打脸”,转向基于共情、认同和奋斗的价值共鸣。Z世代作者正成为创作主力,他们成长于信息时代,具有更强的现实关怀和表达欲,也更乐于将个体经历融入时代叙事。

但纵观当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整体创作,一些作品还存在“伪现实”与“套路化”的弊病,有的停留在对社会热点的皮相摹写和跟风创作,缺乏对现实肌理的深入洞察,或简单地将现实背景与穿越、重生等旧有网文“爽点”生硬嫁接,损害了作品的严肃性。

Q2 夏烈:近些年,传统热门题材如言情类、玄幻类等逐渐走向精品化,文学水平和思想深度都明显提升。各位



许苗苗: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主持

夏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禹建湘: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杀虫队队员:网络作家、第二届“白马奖”获奖作者

从2025年“白马奖”获奖作品来谈谈,这一趋势给你们留下了哪些印象?

此外,当前有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奖项、榜单等评选,年轻的创作者如何利用这些平台来更好地打造精品网文?

杀虫队队员:作为网络文学作者,我对转向的感受非常直观。2025年“白马奖”的多部获奖作品,都在尝试把类型写作从固有套路中松动出来,不再只服务于情节刺激,而是承载更多现实经验与情感重量,让读者在阅读快感之外,留下可回味的余温。

我结合自己创作的《十日终焉》来谈谈。虽然这部作品依然是生存游戏、悬疑推理、智斗博弈构成的基本骨架,但我刻意压低了“金手指”和即时爽点,把叙事重心放在规则约束、人性选择与反复试错之上。急于让人物“赢”,允许他们失败、动摇甚至崩塌,让故事在逻辑与情感的的双重压力下自行推进。这种写法,正是近年精品化创作给我的重要启发。

至于奖项、榜单与研究机构的介入,这非常重要。不仅为年轻作者提供了被看见、被讨论的入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大家的审美标准。对年轻作者们,或许关键不在于追逐奖项的结果,而在于把这些榜单当作一种重要的反馈,通过奖项认识评价尺度,理解趋势变化,反观自身不足,从而更清醒地打磨作品。

许苗苗:不同评选意味着不同的标准,市场盈利、思想导向、社会效益、文艺审美创新等,多元评价标准让更多有想法、有个性的网络作者有机会获得关注,也有益于改善网络文学受网站主导、容易为取悦市场而陷入类型化桎梏、缺乏艺术创新的问题。

可以看到,此次入选的网络小说选择的幻想类型也不是传统的玄幻修仙创世界,而是贯穿了多元审美的标准,

力图突破大众对网络小说的固有认识,呈现新鲜的趣味。可想而知,本次获奖作品的面貌也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创作风格导向。

禹建湘:第一届、第二届“白马奖”获奖名单中的言情类、玄幻类,跳出了“宫斗宅斗”的窠臼,文学水平和思想深度都有明显提升,这表明:精品网络文学已打破类型壁垒,通过“类型+”模式实现价值升华。言情+职业/历史/悬疑,超越“纯爱”叙事;玄幻/奇幻+社会哲思,构建高概念隐喻;现实+技术/行业,深化专业叙事。

以“白马奖”为代表的网络文学精品不断“价值升级”,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幻想题材,其叙事动力都已从早期的“欲望满足”转向了“意义追寻”。言情类作品如《香江神探[九零]》《一路奔北》,其动人之处远不止于爱情,更在于女主角在法医、高铁工程师等专业领域展现的职业尊严与时代闯劲,爱情故事因而承载了更厚重的分量。

同样,幻想类作品也完成了关键蜕变,《十日终焉》《故障乌托邦》等作品构筑高概念世界观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更极致地拷问人性、规则与文明,其思想实验的锐度构成了新的阅读吸引力。即便是《奔腾》这样的现实之作,其“爽感”也根植于人物在时代洪流中搏击并实现精神的“奔腾”。这种普遍的价值升维,标志着网络文学精品化的到来。

Q3 夏烈:近年来网络文学在市场开发拓展和IP产业链开发方面,有哪些亮点、趋势,还存在哪些困难,可以如何突破?

杀虫队队员: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多作品不再急着被开发,而是偏向于故事前期的扎实积淀。相比过去那种

一边连载一边等着改编的节奏,现在很多作品更重视连载过程中和读者之间的长期互动,在互动中沉淀内容,让世界观和人物慢慢成长。这样等到真正开发时,作品本身已经具备了十分深厚的基础,不容易被一次性消耗掉。

《十日终焉》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截至目前,九千万的阅读量、一千万条评论,让这个故事一直处在被讨论、被解读的状态中。目前其实实体书发行已超过两百万册,也在推进影视和动漫的开发。这说明最重要的仍然是把故事写好,让它在读者那里站得住。

许苗苗:AI技术的助力已经让网络文学媒介转型进入飞速更迭的阶段,经常是一部作品还在连载,有声书就已经上线,所以当前许多网文写作更关注的是新创意,好的故事可以在不同形式的改编中不断丰富。

特别是幻想网文中曾经炙手可热的玄幻仙侠类,由于作品本身简略,在“文学”标准下评价褒贬不一,但在动漫市场表现极佳。这类作品本身篇幅长、人物形象突出、单线结构,在文学中是弱项,但鲜明直白的写作手法却在视觉媒介转型中具备优势。像本次入榜的《剑来》《长歌行》《牧神记第一季》等,都以古风审美加强视觉印象,可以说玄幻仙侠网文的动漫转向是近年来亮眼的趋势。

另一个改编趋势是方兴未艾的微短剧,发展强劲,充分吸收了网络文学读者之外的网民注意力,后续看好。

禹建湘:从“白马奖”获奖作品和作家村动向来看,近年来网络文学的IP产业链开发,已从过去单向、偶发的版权售卖,进化到了一个追求系统化运营、技术化赋能与全球化深耕的新阶段,产业生态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活力。

中国网络作家村不仅汇聚了数百位作家,更重要的是通过“IP直通车”等机制,系统性地促成了超百项合作。这标志着IP开发从“散兵游勇”转向了有组织、成体系的“集团军作战”。作家村“AI漫剧培育基地”揭牌等动作,预示着AI正从辅助工具变为创作流程的核心环节。网文“出海”的模式也已深度进化,获奖作品如《上元欢》,其成功不止于文本翻译,而是建立了涵盖数字阅读、实体出版、国际传播的完整运营体系。

未来,要挖掘兼顧思想性、艺术性与庞大流量的作品,在技术革命中深化人文内核,并在全球视野下完成从“中国故事”到“世界共情”的精彩叙事。

人是替代不了的。

因此,在传播实操时,更需尽可能地“三切近”:**“切近非遗”**,切实把握非遗的界定与传统根脉上焕新的特征,不可为了一时流量而在漫不经心之中出现“伪非遗现象”;**“切近受众”**,了解受众对非遗的所思所想,特别是要有意识地演绎非遗舞蹈的特殊性,去与受众的内心对话,以共鸣共情感人;**“切近时代”**,传播不是纯记录,不是原材料的翻版,引源为了活水,非遗舞蹈只有接受时代因素的适度浸润和传播者的匠心重构之后,它的焕新才会更加精彩动人,才能在参与人文精神的营造中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特邀研究员)



佛山黄飞鸿狮队在祖庙景区进行梅花桩表演。 新华社发

《小城大事》里的热血与乡愁

■ 杨祚程

浙产剧《小城大事》近日登陆央视,以“农民造城”的独特叙事题材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这部改编自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的剧集,以月海这一虚拟空间为载体,以“团结建城”为叙事主线,不仅完成了对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民营经济崛起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回望,更将地域文化基因与集体乡愁深度融合,成为一部兼具历史厚度、社会学价值与艺术感染力的佳作。

剧集对“团结”主题的诠释,并未停留在口号式的表达,而是通过具体的叙事细节,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人物行动。建城初期,镇政府办公场地靠租、启动资金靠老乡借,干部们甚至要一起剥虾还钱,第一次全体工作会议都在剥虾的忙碌中进行……这些充满生活质感的情节,不仅展现了“造城”的艰辛,更凸显了浙南地区“抱团发展”的地域文化基因。剧集通过这些细节的铺陈,让“团结建城”从抽象的时代精神,转化为具体的人物情感与行动逻辑,既增强了叙事真实性,也让观众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产生更深的情感共鸣。

如果说“团结与建设”是《小城大事》的叙事骨架,那么“乡愁”则是剧集的情感灵魂。这里的“乡愁”并非传统意义上对故乡的眷恋与怀旧,而是一种更宏大的、属于特定时代群体的“奋斗乡愁”。它既包含着对从滩涂到新城的变迁记忆,也凝聚着一代人用双手改变

玩梗、二创、弹幕……

“下饭老剧”赛博新生

■ 宋雪玲

2026年1月2日是《武林外传》首播20周年。这部当年被许多观众视为“下饭神器”的情景轻喜剧,眼下又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翻红”,被网友挖掘出了无穷无尽的阐释空间。佟湘玉那句“二十年快得很,弹指一挥间”,瞬间引发众多老观众强烈共鸣。

近来,一批诞生于数年前甚至数十年前的国产经典老剧,如《潜伏》《甄嬛传》《亮剑》《大明王朝1566》等,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掀起持续热议。老剧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被人忘却,反而在短视频、弹幕、自由解读和“二创”转化的浪潮中重获新生。

老剧“翻红”现象,不仅仅是老观众怀旧情怀的集中释放,更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蓬勃生命力的生动诠释。

每位观众都有麦克风

在传统文艺生态中,文艺批评长期由专业评论家、学者主导,经由期刊、报纸等媒介传播。而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这种“创作者—作品—受众—批评家”的线性传播链条被打破。每一位观众都拥有了独立的麦克风,以弹幕、短评、自由解说、表情包等多元形式呈现的“全民微批评”,极具传播力与爆发力。

网友对《武林外传》中台词进行实时“玩梗”和二次创作,诸如“葵花点穴手”“额滴个神啊”等台词早已溢出剧集本身,渗入年轻人日常交流语境。这种自发的、即时的“微批评”,不仅赋予了老剧超越原作的生活活力,更让一部部老剧拥有了更具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强大意义场,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文艺批评的“百家争鸣”。

先知其“梗”,再观其剧

国产老剧的“翻红”本质上是一个由大众广泛参与和主导的“文艺再生产”过程。新大众文艺内容海量、风格多样,全民二次创作拓宽了经典重现的路径和形式。

首先,以轻量化传播促进原作破圈重现。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路径之一,是将长篇巨制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易于传播的“高能片段”。以经典老剧为素材的单人角色剪辑、主题性混剪、自由解说等“二创”视频,数量井喷。

《亮剑》中李云龙的“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大明王朝1566》中杨金水的“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等经

微评

恋爱没法剧本化

当下,一些恋爱综艺宣称“真实社交”,实则嘉宾人设套路化,交流、冲突的剧本痕迹明显,牵手、告白沦为表演,不明所以的观众被虚假甜蜜惑众。这样的恋爱综艺不仅消解了真诚、深度的亲密关系,更侵蚀了观众对真实情感的信任。恋爱不是剧本,走心是基本前提,别用糖精喂观众。

——暨南大学学生 李帆

命运的集体记忆。剧集对“月海乡愁”的表达,主要通过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空间变迁中的情感延续,二是人物命运与故土的深度绑定。

从空间维度来看,月海从“灯不亮、水不清、地不平”的渔村聚集地,逐渐发展为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林立的现代化城市,空间的变迁不仅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更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剧中反复出现的滩涂场景,既是建城的起点,也是情感的焦点,当基层干部郑德诚、李秋萍等角色站在建成的月海街头回望过去,滩涂的泥泞与新城的繁华形成强烈对比,那份对奋斗历程的眷恋与自豪,正是“月海乡愁”的核心内涵。

从人物维度来看,“月海乡愁”体现为角色与故土无法割裂的情感联结。李秋萍放弃更好的发展机会,主动投身月海建设,源于对家乡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创业者高雪梅带领本地绣娘,将传统手工艺转化为特色产业……重要的是,这些角色的选择,并非被动的命运安排,而是主动将个人发展与故土建设绑定的自觉追求。剧集对乡亲们凑钱建房时的期盼等生活化细节的刻画,让月海不仅是一个建设的空间,更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精神家园。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故土发展深度融合的叙事,让“月海乡愁”超越了个体情感的范畴,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印记,也让当下观众能够在时代变迁的对照中,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与家国的温暖。

(作者系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博士、南京艺术学院艺术批评在站博士后)

典台词,被网友截取并配上表情包,在社交媒体上火速传播。这种“轻量化入口”吸引了众多新观众去补看全剧,形成了“先知其名,再见其人”的逆向传播路径。

其次,以个性化解读赋予原作多重时代意义。今天的创作者和受众,常根据当下的社会语境和个人体验,对国产老剧进行创造性转化。《大明王朝1566》首播时收视并不理想,但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却好评如潮,高分登顶。网民将该剧中的政治智慧、人性幽微与现代职场、社会现象、人际关系进行类比,赋予了这部历史正剧诸多当下意义。这种个性化解读,使经典作品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紧密相连,激发了人们更深层的情感共鸣。

不只是一次集体怀旧

在看到新大众文艺成为新时代文艺繁荣中喜人风景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诸多现实隐忧:新媒体的“短平快”逻辑和市场法则的“流量至上”特性,可能导致部分创作出现同质化、低质化倾向。

老剧之所以能“翻红”,根本原因在于过硬的艺术品质。这些“翻红”的老剧,无一例外地在剧本打磨、演员表演、服化道制作上体现了工匠精神。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老剧“翻红”是“经典价值再发现”与“文化创造力再生产”的双向过程。因此,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必须坚持以提高引领普及、以质量带动流量。

要提升思想性,避免庸俗化。通过老剧“翻红”看到人民群众对优质文化作品的恒久价值追求。“玩梗”和“碎片化”不是目的,而应通过发掘优秀大众评论人才、引导文艺作品正向解读,兼顾“接地气”的表达和“有文气”的质感,推动通俗表达与思想深度有机统一。

要强化价值引导与平台责任。持续推动“算法向善”,让技术真正服务人民、服务文艺。在鼓励大众创作的同时,要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内容,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环境。

国产老剧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翻红”,并不只是一次全民集体怀旧,更是一场极具国民性特征的文化经典重建活动。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为大众”“写大众”到“大众写”“大众享”的历史性转变。人民大众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更成为文艺创作的“剧作者”。在此背景下,我们更要坚守文艺的精神高地,在提升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品质的同时,砥砺出更多具有时代新质的经典之作。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票房能注水,口碑呢

在票房竞争激烈的时节,为了争排片,片方自己买票房“做数据”,甚至搞出“幽灵场”,已不鲜见。虚假的数字游戏,糊弄不了观众的真实口碑。当“质量”不如“运作”,好片子被劣币驱逐,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票房数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创作的初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江苏省徐州市读者 李木